

# 中国文化中帝王原型的嬗变

周南翼

(厦门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帝王原型,它们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祖宗崇拜。当时,一个有才有德的族长往往被当作祖先和神来供奉、祭拜,成为神人合一式的帝王原型。此后,又演变为更具有人的色彩的天人合一式原型。各种明君和昏君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重复出现,体现了人们对统领整个家族的非凡力量,对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的渴望,体现了寻宗溯祖、落叶归根的愿望和对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关键词:**帝王原型;神话;祖先崇拜;明君;昏君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77(2001)03-0123-(05)

荣格在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中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都有一些原型,这些原型,始自各个民族的始祖,渗透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代代相传,并在神话、仪式、宗教、文学、人们的梦想等当中重复再现。因此,这些原型就是通过“集体无意识”渗透其每个社会成员的意识。中国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大量原型的文化,帝王原型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在追溯帝王原型的来源及其演变时,神话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因为神话反映了先民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先民的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加拿大学者弗莱指出:“神话就是原型,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涉及叙事时我们叫它神话,而在谈及含义时便改为原型。”<sup>[1]</sup>(P89)中国的帝王原型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有关帝王的神话故事,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在中国文化中逐渐根深蒂固。

中国最早的帝王原型是一种“神人合一”的圣者帝王形象,它与远古时期的宗族祖先有着很深的渊源。远古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的影 响,中国古人以农业为主,因此土地与人口

的兴旺是部族得以生存的两个重要因素。人口生息,宗族兴旺,并且有一个强大、有能力、有德的族长团结整个部族,这样才可以在与自然和与其他部族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些有德的族长成为最早的宗族祖先,他们常被称为“帝”,如黄帝、帝尧、帝舜等。“帝”字在古代文字里如花蒂状,花蒂结果,象征生命的源头,代代相继,生命不息。<sup>[2]</sup>(第三章~第四章)对祖宗的崇拜逐渐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崇拜,伴随着祖宗崇拜,有功德的宗族祖先就被当作神来供奉、祭拜(也有的学者认为是远古之人将图腾的神作为自己的祖先来崇拜)。当然,他们不是纯粹的神,他们是具有超自然神力的人。

有关黄帝和尧、舜、禹等的故事,提供了最早的帝王原型。在关于他们的传说中,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帝王原型的特点:

首先,他们是有着许多光辉业绩的、理想化的有德圣君,是华夏民族的始祖,而且由于帝王原型与祖宗崇拜之间存在联系,他们都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据

\* 收稿日期:2000-03-10

作者简介:周南翼(1969-),女,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方文化、文学比较研究。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平定四方诸侯之乱,统一中原,成为汉族的始祖,颡顛、帝喾、尧、舜、禹则一脉相承,传于黄帝。黄帝平定天下后,“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士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制作宫室、舟车、弓矢、衣服、文物、音乐、历数,政绩显赫。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他又善选人才,经过考察,禅位于舜。而舜也善于治理国家,四海之内,都感戴舜的功德。而大禹治水,功不可没:“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其次,这些帝王身上体现了神格和人格的统一。《山海经》记载,黄帝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召唤天女魃和应龙帮助。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出现祥瑞征兆,《河图挺佐辅》记载,“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也。”在另外一些传说中,黄帝又上升为宇宙的主宰,成为至上神。在古神话中,尧和舜都是天帝。传说大禹治水时,得到神的帮助:有神龙在前,以尾开沟导水引流;黄河的河伯和天上的金牛星也来相助。大禹本人也具有神力和非凡的神性:在今天的三门峡,传说他斗杀兴风作浪的恶龙,力开三门,打通河道,在三门峡南岸的山坡上留下了他的“神脚掌”;他变成黄熊(在有的传说中是黑猪),开河引水。<sup>[31]</sup>(P216)传说中的大禹已成为“神王”,受到历代万民的拜祭,成为神圣的贤者帝王的典范。

原型是人类远古精神的遗存,通过“集体无意识”继承下来,但是在承传的过程中,原型势必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道德的需要。随着夏启继位,禅让制为世袭制取代,中国出现了频繁的改朝换代。在社会政治动荡中,顺应时变,“天人合一”的圣者帝王原型也发生了变化,禅让制时期神圣的贤者帝王逐渐隐退,让位给“天人合一”式的天子形象。

要取代前朝的帝王,就必须树立自己的威信,取信于民。这从两方面建立了与早期圣君的联系:一方面,由于中国人牢固的祖先崇拜观念,帝王与三皇五帝有着自然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帝王们也像三皇五帝一样具有神性,只是他们的神格已经发生变化。新

的帝王显然不再是上古时期的那种神人,而是出于天,行天命。所谓“天”,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上帝”、“上天”,它既指司风雨的自然之天,又指主宰之天,是众氏族始祖之始祖、众帝王之帝王、众神之神,是最高的主宰。这就是说,他们是最高主神的后代,他们的统治顺应天意。有关商汤等人的神话传说,就体现了这种“天人合一”式帝王原型的特点:

第一,帝王既是黄帝的苗裔,又是神的后代。夏商周秦的帝王不断攀高自己的谱系,依赖高贵的自然血缘维系他们的权威。《史记》载,夏禹是黄帝次子之后,取代夏朝的商却传于黄帝的长子;商汤的始祖系帝喾的次妃所生,取代商朝的周却传于帝喾的元妃。更为重要的是,帝王又有着自然血缘以外的非凡出身。传说商汤的始祖殷契、秦始皇的始祖都是其母吞玄鸟之卵所生,周的始祖弃则是因其母踏巨人足迹而生,他们显然都是神的后代。

第二,帝王系天之嫡子,受命于天,行天命。早在夏启废除禅让制时,就以天的名义讨伐不服之人。商汤伐夏桀、周王伐商纣并取而代之时,都强调这是顺应天意,因其有德而得以令上天更换统治天下的嗣子。确实,古人相信国王们是天的嫡子,能够通过他们的参与,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因此古代国王们往往要主持祭天、祈年等祭典。商汤祈雨的神话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特点。相传天下大旱,商汤主持祈雨仪式,与其他国王不同的是,商汤情愿自焚以祭天。商汤点火自焚,百鸟噙水飞来灭火,乌鸦却噙油灭火,火势愈猛,商汤不得救。后来百姓为商汤修圣王庙,百花也为他盛开,而乌鸦被罚在三伏天喝不上水。<sup>[31]</sup>(P242~254)

第三,作为天之子的帝王少了许多神性,他们不再是神,但仍有神迹,或者上天会因帝王有德而降奇迹于斯人。商汤祈雨的神话故事也体现了这一点:因感其至诚,故天降甘霖。商汤虽死,却受到万民的敬仰和祭拜,体现了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君王的形象:他不必要是神人,但他一心为民,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此外,“天人合一”式的帝王并不都是像商汤一样的理想君王,帝王原型中就出现了昏君的形象。作为

《山海经》记载了帝俊的种种神迹,而帝俊就是帝舜。参见袁珂《中国神话史》第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天之子的帝王们,其不稳定性一如上天:它威严但喜怒无常,有时仁慈可亲,风调雨顺;有时滥施淫威,带来洪涝干旱。世袭制下,即位的君主不再是经过考察选定的贤德之君,难免出现失德之辈,他们不但不能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相比,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其凡夫俗子的一面,而凡夫俗子总有缺陷,有时身在显赫的地位,不免更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力,使自身的缺憾发挥到有过之而无不及。

昏君的最早原型当推夏桀、商纣和秦始皇,他们身上体现了威严的上天极度暴虐的一面。《史记》与一些传说都讲述了夏桀和商纣荒淫无度,昏乱暴虐,宠信奸佞之徒,因此后人以“桀纣”一词泛指暴君,又有“助纣(桀)为虐”的说法。秦始皇也是刚愎自用,残酷专横,他大兴土木,焚书坑儒,滥杀无辜,成为残暴昏君的典型。不过,他们也毫无例外地属于奇异之人,有许多过人之处。在神话传说中,他们都具有某些超自然的神性。《史记·殷本纪》称商纣王“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而传说中的夏桀原是个有着雄伟体力和俊美外表的英雄般的人物,还有与图腾女主——龙女——交合的传说。<sup>[41]</sup> (P172~173) 秦始皇统一了全中国,因此越发显得非凡,流传下来的传说,讲述了他以赶山神鞭将天下石头驱赶到长城下供筑城之用、派遣石人追崂山不得而遗下石人、以剑击虎丘上的老虎未中而形成剑池等<sup>[5]</sup> (第七章)。



中国的帝王原型不仅在顺应时势中嬗变,而且在嬗变中不断得到加强,最终以“真命天子”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这固然是因为原型本身就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和承载方式,因此历时中具有不变因素和内在模式,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后天实践经验分不开:帝王原型得以最后巩固的后天因素,主要在于儒家思想、佛教、道教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秦朝以前的帝王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权威的,但西汉以后,在帝王的人间祖宗已经不可考证或不应考证时,强调帝王出于天的“真命天子”身份尤其显得重要。汉高祖刘邦原是平民,他的出身,不再追溯三皇五帝,但传说他系其母梦与神遇所产,所谓“神”,据说就是蛟龙。后来的皇帝们更是喜欢将“天”与“龙”结合起来,自称是真龙天子或真命天子。从帝王原型的内在模式来看,西汉以后强调的仍然是“君权神授”和

将帝王本人神化,以迎合人们的心理:非凡的帝王一定具有超乎常人的地方,前身一定是某种神,生前的事迹或多或少会具有神话因素,或者死后会成为神。

除了“真命天子”说迎合人们的心理外,儒家思想通过礼教巩固帝王作为“真命天子”的地位。秦统一中国后,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汉武帝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此后儒家吸收了百家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的孝、慈、忠、仁等思想,从祖先崇拜和牢固的宗族观念中发展而来,把宗族的血缘关系渗透到政治体系中,体现了将宗族乃至整个社会团结起来的愿望。为了达到团结、统一的目的,儒家思想通过“君臣父子,伦理纲常”,建立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结构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是帝王,他受命于天,唯有他才能肩负起引导人民、顺应民心执行公正的重大责任。在宗族中,以族长为尊,族长之地位也就相当于家族中的帝王;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则以帝王为尊,尽忠先于尽孝。

此外,儒家思想也得到宗教的支持,更加确立了帝王的无上地位。东汉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传统哲学相结合。同时,道教也开始在中国创立。佛道两教渗透了儒家思想,也经常宣传忠孝节义思想,甚至“尽忠”更重于“尽孝”。另一方面,古代皇帝开始把自己与佛道教的神佛联系到一起。他们经常宣称自己是某个佛或菩萨转世,是上天派来治理国家的。南北朝时,皇帝就被尊为“皇帝菩萨”。

不过,中国的帝王虽然借助于神的名号,神权却一直处在从属于王权的地位,这与西方的情况不同。当基督教统治欧洲时,由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唯一的神,因此虽然也有“君权神授”的观念,但没有哪一位帝王敢于宣称自己是神或神的后代;唯一例外的是西方人精神上的王:耶稣基督。基督教中上帝唯一的儿子。西方在宗教的影响下,突出了“君权神授”,但教权往往与政权对峙,甚至凌驾于政权之上。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曾经比欧洲各国帝王们的地位更高,比帝王们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如果说西方以宗教统治人民,那么中国根本上还是以周孔礼教治理国家。<sup>[6]</sup> (第六章) 在中国,帝王们虽然尊敬佛教、道教里的神佛,却从不允许神及其在人间的代言人控制自己。古代君王都是既为君,又兼理教务,而宗教兴衰也是控制

于帝王股掌之间的。帝王大力提倡某种宗教,于是教兴;可是,一旦宗教的势力过大,他又会很干脆地下令削弱它,焚烧寺院,命令教徒还俗。南北朝时,梁武帝提倡佛教,于是佛教在中国立足,此后又辉煌一时。但历史上也有过4次分别由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发动的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在中国文化中,帝王原型通过文学艺术的载体不断再现,但由于理想帝王与现实帝王之间常常存在差距,所再现的帝王形象中就出现了矛盾的倾向:

一方面,中国文化中有大量明君形象。人们总有一种“帝王情结”,他们的希望总是寄托在理想君王的身上。他应该有过人的能力,甚至是神力,愿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或至少应该仁爱、智慧、英明、公正、善于纳谏,似乎只有依靠这样的君王才能改变人们的命运,才能够为人民带来福祉,这样的君王,总是被心甘情愿地接受。因此,人们总是在向往、等待着理想君王的到来。这种等待,类似于基督徒等待救世主的降临。中国历代的起义造反,最终目的都是用起义的首领替代暴君作为新的皇帝,他们总相信新的皇帝会为人民创造一个太平盛世。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着昏君的形象。因为人们不能不看到,统治他们的人往往与理想君王相去甚远:他们经常是遥远的,因此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他们或者本身是个傀儡,没有任何实权;他们或者为奸佞的小人所围绕,偏听偏信,误杀忠良;他们或者本身就平庸愚昧、喜怒无常、残暴无道。这样的君王总是会受到抨击,在抨击中,隐藏着人们对理想君王的渴望。值得一提的是,在时间的推移中,所再现的君王形象的神格弱化了,其人格却不断加强。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文学及影视作品中,不断地歌颂着历史上的明君和伟大的领袖。在最早的传说、民间故事中,黄帝和尧、舜、禹等是神人、圣人,他们的事迹里带有许多神话因素,这些故事代代相传,至今仍为炎黄子孙所传颂。汉朝、南北朝多鬼神志怪书,但从中可看出,西汉以后的帝王不再有类似远古帝王的神迹,他们大多只是出身不凡,且与神佛有来往。其中,《汉武故事》提到了汉武帝出生和他与西王母的交往。唐宋以后,作品中的帝王更具有了人的气息,但作品仍镀上了神话的色彩,如《杨太真外传》、《长恨

歌》等,讲述或歌颂了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明朝的《封神演义》描绘了贤德而善用人才的周文王、武王。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演义,提到帝王时,重点描述帝王神奇的诞生和奇妙的起家,如清人褚人获《隋唐演义》就有秦王李世民金龙现身、辛亥时期蔡东藩《明史通史演义》有朱元璋母梦神授药丸而生他的情节等。历代的诗词也有许多盛赞君王人品的,以借古抒怀,表达对善用人才、勇振乾坤的帝王的渴望,如唐朝韩愈咏楚昭王“尤有国人怀圣德,一间茅屋祭昭王”,宋朝李清照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辛弃疾有“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等。到了近现代,有许多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歌颂的是历史上的一些贤明帝王,作品中已经不再含有神话因素,主要讲述的是明君们如何贤明纳谏,是治国的明君,而他们的缺点往往被忽略。这些帝王中,最受青睐的,莫过于使封建帝国达到鼎盛的唐太宗和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这在《秦王李世民》、《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和《乾隆下江南》等作品中都有所表现。此时,再现明君形象的意义在于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英明、智慧的领袖风范和凝聚力量,因此受到后人的爱戴和怀念。

在许多作品中,也再现了昏君的形象。古代的神话传说、志怪小说中有之,如《汉武帝内传》既渲染了汉武帝“天之子”的身份,也有对其淫奢酷暴的抨击。历代的诗词中也有许多昏君形象,但往往是借前朝事劝谏、讽喻本朝帝王,宋辛弃疾词中就有表达君王不用人才、朝廷偏安偷生的词句,如“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清词讽喻清廷偏安割地、软弱昏庸的,如黄景仁《南浦》的“还笑建炎南避,君相总偷才”,梁启超《贺新郎》的“鹤首赐秦寻常梦,莫是钧天沉醉”等。明清小说中更是大量地批评不理想的君王,当然,其中也含有许多神话因素。《岳飞传》和《杨家将》分别讲述了岳飞和杨家将的悲剧命运,从侧面表现出他们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皇帝软弱、自私造成的,他们听信谗言,误杀忠良,将国家引向危险的境地。《水浒传》、《三国演义》也是如此。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刘汉天下一片混乱,四分五裂,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皇帝的无能而导致的奸人当道。三国鼎立时,蜀国的国君是可笑的阿

斗,他胆怯、昏庸、偏信。在具有神话色彩的《封神演义》中,非常详细地描写了商纣王之残忍、无道。到了近现代,更是大量出现对帝王尖刻、直接的嘲讽和抨击。作为帝王的人,从神圣的地位走下来,成为普通的一个人。人们既颂扬明君,也会指出他们的缺憾,更会毫不犹豫地抨击昏君,并对传统帝王的权威进行戏讽。

当然,帝王原型也时常从一些处在类似“帝王”位置的人身上反映出来,这时候是间接地、隐喻式地体现。在《西游记》中,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如同一个懦弱、无能的人间帝王,任凭孙悟空的胡闹而束手无策,他听从手下臣子的意见,派天兵捉拿孙悟空,却又屡屡败下阵来,最终只有靠如来佛的法力才得以治住他。中国佛教中的阶层结构也体现出人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如来佛如同一个神界的帝王,手下是众多的小佛和菩萨;如来佛这位神界帝王常常并不露面,手下的佛和菩萨则忙忙碌碌,救世济民,普渡众生。至于僧侣内部的关系,与传统的宗族群体内部的关系一模一样,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此外,在许多民间故事中,人们渴望类似包公的清官的出现,或者渴望大慈大悲的救世菩萨的降临,以帮助人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其中既体现出对君王的失望,也体现出对具

有超凡能力的领袖的企盼。

## 四

在远古时期,帝王是神人,是宗族的领袖,他们有着领导宗族战胜种种困难的光辉事迹;在古代,帝王则是天之子,或宗教中神佛的化身;到最后,帝王的形象则成为一个象征,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人民群众的愿望。无论帝王原型怎样演变,不变的是人们对统领整个家族的非凡力量、对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的渴望,是炎黄子孙寻宗溯祖、落叶归根的愿望和对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帝王原型的存在与嬗变,与中国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某些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源及其演变。

### 参考文献:

- [1] 诺思洛普·弗莱.《文学的原型》[A].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2] 严耀中.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 [3] 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 [4] 鲍·李福清.苏联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M].转引自谢选骏.空寂的神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5] 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 [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etypes of Emperors in Chinese Culture

ZHOU Nan-yi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 &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archetypes of emperors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 be traced to the worshipping of ancestors in primitive times, when the capable head of the clan was worshipped as a god and ancestor. In later times, the emperors' authority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oncept that they were descendants of Heaven, of gods, strengthened by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There are the images of wise emperors and those of fatuous and self-indulgent emperor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existence of which reflects the unchanged desire for the force to unify and lead the whole nation, and the wish to identify with the same ancestors and the same nationality.

**Key words:** archetypes of emperors; mythology; worshipping of ancestors; wise emperors; fatuous and self-indulgent emperors